

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

崔允信文集

第2卷

报告文学·金色的群星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2卷

崔克俭文集

报告文学·金色的群星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崔克俭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崔克俭文集·第2卷/崔克俭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4

(金色夕阳出版工程)

ISBN 978-7-5313-2978-7

I. 崔… II. 崔… III. ①崔克俭 — 文集 ②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992 号

目 录

报告文学

不残废的人	4
宁死不屈	34
好当家人	36
小刘	38
降伏“恶虎”的英雄	41
岁久色愈新	45
渤海的构思	48
疾风知劲草	55
一片公仆深情	60
一位成功的租赁者	65
于德红印象记	72
明山有个杜怀奇	77
变中取胜	84
无愧这片热土	90
金中骄子	100
春在蒙蒙细雨中	113
梧桐树下的“守护神”	120
“县七品”的追求	126
生命线的魅力	132
辉煌的铁军	140
巧遇“李向阳”	148
初识田连元	152
“村官”传奇	155

金色的群星

奉献者之歌	181
渤海湾边的新星	201
丹丹一片报国心	229
青春的欢畅曲	244
且看枯木又逢春	255
绿竹有节身自直	273
扬起改革的风帆	284
群雁高飞头雁领	295
将功名刻进岁月	307
风雨耕耘志弥坚	316
从徒工到工程师	329
“炼铜状元”的风采	335

报告文学

不残废的人

一 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1948年的初秋，东北正处在一个空前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役——辽西战役的最后阶段，塔山阻击战在激烈地进行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班长、共产党员廖世德刚刚和战友们一起打退敌人第三次冲锋，正在地堡里一边观察情况，一边部署准备打退敌人下次进攻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发疯似的在地堡旁爆炸，把地堡震塌了，那罪恶的弹片射进了廖世德的眼睛。他面前一阵漆黑，只觉得忽悠一下悬了空，便失去了知觉。这是他第二次负伤。

他苏醒过来后，咬紧了牙根，顺着交通沟往下爬，半路上又失去了知觉。后来，记不得在什么时候，他发觉自己安静地躺在野战医院里。廖世德感到闷得慌，伤势沉重使他很难过，但最难过的还是眼睛看不见东西。他老打听医生：“我怎么看不见东西呢？莫非是眼睛坏了吗？”从医生口中知道，瞳人被震碎了，并且已经化脓，必须进行手术。

“啊，我瞎了吗？成了残废啦！”廖世德惊慌起来。“残废”两字对他精神的压迫是很重的，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思想上的激烈斗争，使他不能好好休养。他非常想念亲爱的战友们，常问自己说：“我不能重返前线了吗？”那些熟悉的曾和自己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面孔，总在他面前映来映去。想得迷了，他似乎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战友们们的声音：我们一定为流血牺牲的同志报仇！

后来，他听别人说：就在他负伤的那天下午，锦州解放了。廖世德感到了又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东北全境解放了，自己光荣地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为战斗的胜利给人民流了血，这个血总算是没白流。但马上又想到

东北全境解放了，部队就会马上进关去解放全中国，想到这里，他又难过起来：我是一个掉队的战士，不能进关参加战斗了！他不由自主地又哭了起来，同时心中还在期待着：能长好一只眼睛吧，那也好，还可以回部队去。

在动过手术之后，事实告诉他：双目失明了。他成天苦闷地想东想西，悲观情绪也一天天地增长起来，他在想：我双目失明能干什么呢？回前方根本不可能了。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不行，连路也看不见还能参加生产？进养老院？不行，年纪轻轻地到那里清吃高坐，不再工作那怎么能行呢？进养老院的念头马上打消了。剩下的只有“回家参加生产”一条路了。但是，想到这里他顾虑起来：当我爱人看见了我双目失明，会不会再爱我呢？所有这些问题像一堆乱麻似的在他脑子中纠缠不清。

党对所有残废军人的温暖，给了他很大安慰。在他伤势痊愈以后就进了教养院，党的教育，使他的思想觉悟一天比一天提高了。

教养院中，有一位所长同志是个手脚都残了的残废军人、老共产党员，经常到廖世德屋子陪他，给他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启发他，就像母亲照料自己的病孩子一样，处处关心他。见面就温和地问：

“老廖，闷不闷？”

“闷啊！”

“听电台吧。”说着便拧开了收音机。

“老廖，你愿意看戏吗？”

“我倒愿意看，‘看’，可我拿什么‘看’呀！”他把“看”字说得特别重。

“那——好，去‘听’戏吧。”便领他到戏院去。

一天，所长又找他谈话，问他：“你听说过苏联有个保尔吗？”

“什么是‘保尔’？”廖世德觉得很新奇。

所长便详细地给他讲了一番：

“保尔是一个苏联人的名字，他也当过兵，是个共产党员，也像你一样，双目失明，不过比你还有更多的困难，他全身瘫痪了。但是他没有掉队，拿起笔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写了一部有名的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教育和鼓舞千百万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保尔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所长缓缓地一句一句说下去，廖世德十

分激动地听下去。他深深地被保尔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当他想到保尔残废到那种程度，还考虑如何为党多做工作，而自己现在却偏偏为个人打算，觉得很惭愧。这次谈话给他增添了新的力量。他脑中总回旋着保尔的英雄形象。

“坚决向保尔学习，”廖世德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保尔身体坏到那样程度，还为党作出那么大的贡献，我的身体还未瘫，耳朵还听得见，我还可以做宣传工作，手脚还有用，头脑更没残废……比起保尔还有什么困难！”他集中考虑了一个问题：怎样为党工作呢？他像初次选择事业一样，慎重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回乡领导农业生产。他想：对农业技术我不“糠”，赶车、扶犁、扬场、垛垛哪一样都行。

这时，家乡可爱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多么熟悉的东小河，两岸长满了遮天的大树，翠绿的叶子在随风摇动。后大河静静的河水，明亮得像一面长条的大镜子。家乡的土地又是多么可爱啊！泥土散发出香味，小苗像无数面小绿旗满地里摇动，好像在互相勉励：加油啊，快长啊！小幼苗很快地成长了，眼瞅着就会结出子粒，有鼓胀胀的大包米，有戴着像红帽子的高粱……越想越多，心里越亮堂起来。他非常自信地说：我还可以在这条战线上继续为党工作。廖世德决定回乡参加生产后，便向院部提出申请。这时所长就来找他谈话。

“老廖，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是不适于参加农业生产的，会有很多困难不好克服。”所长关心地说服他。

“不，所长，我已经考虑好了，没大困难，我只是看不见，但我有一个小孩会领我，我想过了，回乡后再大的困难，我也一定能克服，一定把工作做好。”

“老廖，你回乡会给地方政府增添许多麻烦，我的意见是送你去哈尔滨盲哑学校学习，你要想想，你凭什么能领导农业生产呢，还是考虑考虑吧。”

以后廖世德又再三申请，经院方同意，在1949年7月间回到家乡——庄河县佟岭村。

二 踏上新的岗位

回家第二天，廖世德便到区委会去要求分配给他工作任务，区委书记很热情地接待他，向他介绍了他们村的情况，并对他提出了希望：

“廖世德同志，你回来给我们又增添了一份力量。你们村还没有建立支部，工作开展得很不好，大家管它叫‘地瓜村’。主要原因是村干部有毛病，立场不稳、贪污、大吃大喝……”接着又嘱咐他说，“要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团结群众，把这个村工作改变过来。”区委书记停顿了一下，又说：“对你来说，工作中的困难一定会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重要的是不怕困难，想办法战胜困难！”

廖世德站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握紧了拳头说：“区委书记，请放心，我虽然是个残废人，但我一定尽自己力量干，一定把工作搞好。”

当他离开区委会，区委书记若有所思地望着他走远的身影说：“真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同志。”就决定把他编入邻村小河沿村党支部过组织生活。

“廖世德复员回来了”的消息，一下在全村传开了，乡亲们不少人都来看他，问这问那，廖世德前屋唐发德的妻子（军属）也来了，论起来，廖世德还管她叫“老姨”。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就唉声叹气地说：“听说帮子（廖世德小名）这孩子来家啦。”廖世德从语调中察觉出来了一定有点儿事儿，果然这样，她进屋一屁股就坐在炕沿上，没谈上三句话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来了：屯干部廖世忱贪污 80 斤代耕粮，她发现了就去追问，廖世忱不但不认账，还一蹦八个高地说没有贪污。两个人吵起来也没结果，她就扬言要上村里去告状。廖世忱害怕了，就背地里杀了个小鸡，烫上烧酒，把村干部请了。当她上村里告状时，村干部孙连德就卷着舌头摇头瞪眼地质问她：“谁说屯干部贪污？不会吧。”她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孙连德听了只当耳旁风，反倒说她是故意刁赖屯干部，倒把她叱儿了一顿。她觉得挺冤屈，一路上哭着回了家。

廖世德听完了，觉得是个问题，安慰了她一番：“等我和村干部说一说，果真是这码事，也不用着急，一定帮助你解决。”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廖世德从群众中了解到不少人对村干部不满意，可是没有人敢提出

批评。

一天，廖世德找廖世忱问起这码事儿来。廖世忱嘴里像含个鸡蛋，支支吾吾没说个子午卯酉。廖世德说：“二哥，你说有没有这码事？真有，也不要紧，咱们还人家的，不承认就不对了。”廖世忱瞒不过去，只好原原本本地说出是怎么贪污的，又是怎样请的村干部客。

廖世德走过了小河，又气喘吁吁地爬过了崎岖的山岭，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村政府，本来是好心想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村干部，让他们改正，挽回影响，没想到他提出这件事后，村干部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这回事！”孙连德又拿出了他的老派头来，晃荡着脑袋，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质问：“谁说的？没有这回事！”他们一味地不承认。老廖可急了：“你们吃人家的小鸡、烧酒，就不按公办事了吗？我提的意见不正确吗？”村武装委员曹世奎一个高就蹦起来，脸红脖子粗地说：“俺们没有这回事，就不接受！也不知道你提的正确不正确！”

廖世德碰了钉子回来，但他没有灰心，他想：我是共产党员，就一定要坚持真理，必须向这些坏现象作斗争！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区委会了。从此，村干部对他就不满意起来了。

群众对廖世德积极工作、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有不同的反映。一部分人诚心称赞和拥护他；也有一部分人背地里替他担心：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老实在家待着享清福算了，管这个管那个，得罪那些人干什么，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些话传到廖世德耳朵里，他想：不管大伙怎样评论，我心里有底，他们是不了解我是个共产党员，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的。

没隔上两天，曹世奎到下佟屯召集群众开会时，就叫喊起来了：“你们这个屯有个‘老娘儿们’骂大街，不知道是依靠谁的势力，过去你们屯挺好啊，也不知怎么坏了。”话里话外就说廖世德来家把这个屯搞坏了。大家听得清楚，这是给廖世德“小鞋”穿。

廖世德对这些打击，丝毫没在乎。他还是积极地向区委作了报告。同时也深深感觉到：这样做下去不行，只凭听点反映，提提意见人家还不接受。这使他认识到团结群众依靠党组织的重要。他一方面向支部建议培养积极分子，准备在佟岭村建党支部，并要求支部把建议转达给区委；一方

面又通过工作，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区委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派了一名最熟悉佟岭村情况的区委委员来协助，结果，发展了3名党员。1949年佟岭村建立了党支部，当时廖世德担任支部教员。

1949年秋后，庄稼上场的时候，实行民主建政，改选村政权，坏干部被罢免了。曹世奎因为贪污被判处3个月劳役改造。

从此，群众对廖世德就更加拥护和信任了。

三 锻 炼

廖世德面前的困难是极多的，他承受着新的锻炼。他考虑到领导群众，就是在劳动生产上也同样得由自己先做个样子，不能瘫子打围——坐山喊。但实际上一做起来，不知怎么一切对他都生疏起来，困难也比他原先想象到的增加了10倍。要干，看不见，要走，没人领就要停摆。他发愁了：“难啊！”信心就不足了。

他难过得大声唱起来，眼泪也吧嗒吧嗒落下来了，但他又咬紧了牙关，自言自语地说道：“谁给自己眼睛打瞎了？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你就记住这个仇恨，把仇恨化成力量，像睁眼一样地去干好工作。”随后他又想起回乡前一天和新金县双目失明的张同志挑战的情景：“哈，咱俩都是双目失明，都一起复员，就挑个战吧，以后在报纸上见面吧！”他想到这里，又微笑了。

“对你来说，工作中的困难是一定会很多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重要的是不怕困难，想办法战胜困难！”这是上次到区上要求分配工作时，区委书记对他鼓励的话，这时好像又在他耳边响起了，他不禁鼓起了勇气。

“我能干什么呢？怎样干呢？”这是他考虑的唯一问题。

“你这个人啊，就是有福不会享，老实待在家里多好，老是张罗干这干那的，操那份心干啥？”他老婆杨秀英说他。

“我是来家生产、工作的，不是来家享受的。”廖世德在说服她。

廖世德想了许久，不禁喊出声来：“有了。”为了练习走路，他用拄惯了的“丁”字形拄棍，一次两次地慢慢沿着熟悉的小路走着。一天，他打算试验挑水，就从邻居那里借来了一副水桶，让他小孩子领着，走出了

大门。这时他心里多么高兴啊。他用拄棍敲打着，小心翼翼地走过了6尺长、1尺半宽的小木桥，到了井台，然后用拄棍探出井旁，站稳脚，又用拄棍去摸索井绳，把桶挂上，开始打水，很轻松地打满了两桶水，顺利地挑回家来。这时他心里就像完成一件重要工作任务之后那样喜悦。

任何事情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庄稼上场的时候，下了小雪，道上结了冰，小木桥也发滑了。当他打满了水往回走时，一脚滑出桥外，身子失去了平衡，连人带桶跌进了水沟里。廖世德湿得像个落汤鸡似的，胳膊肘也跌破出血了。一个妇女代表看见了拼命地跑过来，把他架起，邻居们也围上来，都不过意地说：“不是有人挑吗？谁用你挑哩！你看跌成这个样子。”可是他呢，还一点没在乎，拍打拍打身上的泥水，对老乡们说：“这有什么，你们也很忙，哪能老麻烦你们呢，我能干一点就争取干一点。”

晚间屯子里为这件事专门开了会，老乡们都抢着给他挑水，可是他们怎么能明白老廖的心事呢！不久，廖世德又担起水桶挑水了，一次比一次熟练。

廖世德终于学会了挑水，现在他还想要干更多的活儿，他想：我还可以推磨、捡粪。虽然屯子里有两头驴专门给军属推磨，但他不愿意增加群众负担。而且他满意这种劳动，因为推磨不用人领着自己就能干。一天，他捧起磨杆就推了起来。推磨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推了一气，他觉着不舒服，头脑昏晕，四下乱转，脚跟不稳，又要呕。但当他恢复过来时，又抱起磨杆一次再次的锻炼。到现在他一次能推一斗了。

说到捡粪，怎么捡法呢？他叫小孩子领着，他挎着筐，遇见粪了小孩吱一声，他就放下筐，等小孩把粪捡进了筐，他再挎起来。就像廖世德自己说的：“这叫做两个人当一个人用，用儿子的眼，用我的力气。”

他出来漫山遍野捡粪，影响可大了，老乡们都议论：“廖世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还能挑水捡粪，真不简单！”这些话里包含着称赞和敬佩。可是有些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乡亲们，对廖世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仍旧是不理解的，他们见了廖世德的面都劝上几句。有一天，上沟的佟振邦碰见了廖世德说：“世德啊！你这孩子，成了这样还干个什么！像你们那些给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就是不干活，国家还不得好好照顾……”廖世德答复说：“你说得不对噢，我多捡一堆，就多减少群众的一堆负担，到你

名下，也少负担了。再说就是政府给我负担了，我多捡一堆，下到地里也多打粮啊。”

“嗯！这孩子说得也对。”佟振邦点点头。

春天来到了，冰雪开始融化了，家家户户都忙活着栽土豆。廖世德这时琢磨：我能不能栽土豆呢，怎样栽呢？他一面想着，一面用手比量着一墩土豆隔多远，冷丁想起来：有办法，有办法，就用手量着栽啊！他蹲在地里把土豆种一个一个地捺在土里，不稀不密，和好眼栽的一样。干了一天，弄得两手酸痛，他想：不要紧，什么劳动都是辛苦的。

种地了，他想：我能干什么呢？扶犁不行，撒种不跟趟，只有压地这活儿能干。一天下午，廖世德在翻松的土地上拉起了大木碾子压地了。他赤着脚，顺着垄沟走，这样，一走偏，立即会发觉的。压到地头转过来，他蹲下身子，隔两垄（一次打两垄）摸一摸：压过的是平的，没压的是高的。压着压着他停了下来，回头一摸，怎么“一绺一绺”的呢？原来是没有拉平。他寻思了一下，就在绳子的中间绾上个疙瘩，两只手握准这个疙瘩，就好了。

到现在，老廖已经能抬粪（别人在前，他在后头）、种棉花时拉“豁”子、追肥（他担着，他爱人喂）、剥包米，以至于打场、扛柴火了……

1951年政府号召多种特产。可是，有不少老乡对种棉花和洋麻有顾虑，怕没技术弄瞎了，怕上级办不来粮，牲口没草料。这时，廖世德不但积极宣传，还带头种了4亩地的棉花来影响群众。在小苗长出四五个叶的时候起了蚜虫，小幼叶都卷卷了，他就买了一台喷雾器，在一个炎热的晌午和他爱人俩去打棉药。他在后边压气，他爱人在前面往棉叶上喷。不少人来看热闹，廖世德就向群众宣传了棉药、喷雾器的效能。他们打了两三次棉药，就把蚜虫消灭了。

老廖凭着过去种棉花的经验，又加在县训练班学习过，琢磨好了棉花的形状，什么是底叶，什么是水杈，什么是结果枝，他就下地打花杈子了。怎么样打呢？他摸着粗大的往上使劲的杈，老远又没有结果枝的，就认出是水杈。他又教会了他的爱人，两个人一起下地打水杈。村里人听说廖世德能打棉花杈了，凡是走到地头的人都来看看，也有不少人是特意来看的。有的人就说：“打的倒是水杈，就是太慢啦，一棵一棵摸，像‘下

轿’似的，哪百年能干完啊！”

“唉，那怕什么，俗语说得好，‘不怕慢，就怕站’，功到自然成。”

秋后全村评产时，老廖的棉花产量占了第一等。

1953年佟岭村诞生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远景社。这是全村农民的方向，社内能否增产将给农民以极大影响。这年夏天，社内庄稼遭受了严重的虫灾，特别是丰产谷子灾情最重。支部研究结果，决定组织群众迅速扑灭虫灾。廖世德领着干部和速成班学员300多人赶到地里，他也要参加抓虫子，有人就劝他：“谁还指望你抓那几个。”他说：“当然我是抓不过你们的，可是，别看我抓的少，我还能做宣传鼓动工作。”

到真正抓的时候，问题出来了，不少妇女站在地头上唧唧喳喳不动弹，因为她们看见小红头虫子一拘挛就不敢抓了。廖世德这时就叫滕日勇给他找了根棍子，加上自己的小柱棍，拿到地里两下对着敲打庄稼，虫子被震落下来，就用脚踩。速成班学员姜桂芝在那里小声说：“你们看支书两眼看不见还用小棍打，用脚踩，咱们两眼瞪得铮亮，还不干哪对？”廖世德听了说：“对呀！不敢抓，还不敢踩吗？我们得和虫子夺饭碗啊！抓虫子和跟美国鬼子打仗一样，消灭一个虫子就等于消灭一个美国鬼子。”

“对呀，对呀！”于是大家就手抓脚踩地干起来，再没一个人站在一边了。

廖世德在参加这些劳动中，引起了好多人的好奇，同时也引起了群众对他的敬佩。佟岭村老乡们对他评论：“越是他不容易办得到的他越要去办，还真的办好了。”

四 不是从前那个事了

在小叶屯提起王文林这个人来，大家都知道他受支部书记廖世德批评的那回事。他为什么就挨了批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王文林是个“二八月”庄稼人，好赌钱，伪满时当过多年小牌长，国民党时又当过甲长，还挑过货挑。这个人“溜须传”看得挺好，思想挺旧。见了干部又点头又哈腰，他善于“见机行事”，“看风驶船”。支部书记、村长和公安委员一到小叶屯工作，他就要请家去吃吃喝喝。这就是他拉拢干部的“法宝”。当然他这样做是有企图的。比方说，过去佟岭村干

部就有这么个弱点：常来常往的，每次到了小叶屯就到他家吃喝。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吃饱了喝足了，腿肚子也转前面去了，就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他们就得给王文林点“甜头”。他们顶名发给王文林一部分花生预购金，却让他拿去开羊肉馆子和办小挑去投机了。

不凑巧，在1951年三四月间，王文林为一些不正当的事，被人告了。他听着风声不太好，又想要他那一套花招了：他想请村干部，以求求得“原谅”。

一天晚上，廖世德正为调查他们的事到了小叶屯。晚间宿在屯干部家里。王文林一看机会到了，便向屯干部说出他甘心准备一桌酒席，请请廖支书。

第二天一早，廖世德着急到别屯工作，他吃早饭，可是等了半头晌屯干部还不来叫吃饭。只有王文林不断地跑来告诉：“支书，一会儿饭就好了。”廖世德一听是在他家吃饭，心里就有些纳闷，一直等了老半天，王文林才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哪知又等了老半天，还是不拿饭来，就更使廖世德纳闷起来，于是他就催了几遍：“老王，我还有要紧事，是不是能早一点吃饭？”王文林还是上语不接下语：“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又等了半个钟头，就听着从外边“沙达”“沙达”的进来一个人，又听到地下有人小声问：“装来没有？”

“装来了。”廖世德听出这是王文林哥哥说话的声音。

“快拿酒壶来！”

廖世德这才明白了，心想：啊！原来你们在搞这一套。他转身马上想起区委书记的话：“……主要原因是村干部有毛病，贪污、立场不稳、大吃大喝……”又想到：你们家这一套给过去的村干部造成过不好的影响，我现在吃这酒席本身事倒不大，但给干部、给群众的影响，还不是和过去的村干部一样吗。他越想越生气，就决定要通过这件事把王文林教育教育。他转身站在地下没好气地说：“王文林你干什么？耍什么鬼把戏！酒，我不能喝，你不要拿过去的那一套来对待我。”他又说，“我告诉你，公是公，私是私，你犯了法，就是请客也要处分你，如果不犯法，不请客也不能处分。”廖世德说完了扭身要走，这下子王文林可就慌了，忙把廖世德的小拄棍夺下改口说：“咳，咳，不喝酒就吃面吧。”悄悄地把小酒